文章辨體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三

海虞後學吳

頌

聖主得賢臣頌　漢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及王良執靶韓哀附輿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

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狢之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牛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罹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則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化溢四表橫被無窮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詘信若彭

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

趙充國頌　　楊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漢高祖功臣頌　　晉陸士衡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縣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

侯沛周勃相國武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
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
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
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
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城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
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
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墋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嶽九服徘徊三靈改卜
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
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渥
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何 王迹是因綢繆叡后無競惟
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
親名蓋群后是謂宗臣平陽曹參 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有

此武功長驅河朔雷擊壞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成張良作師
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
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銷印基廢
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寔喪
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曲逆宏達
遠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迹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伐謀先
兆擠釁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廻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格人乃
謝楚翼寔摧韓王窘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
陰儲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陵險
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
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埽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州
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
縣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絶楚彭越觀時韜迹匿光人具

爾膺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官舊京烈烈
熊布耽耽其聘名冠疆楚鋒猶駭電覩幾蟬蛻悟王葦回肇彼
梟風翻為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
既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誅之不臧含福取禍張耳
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詒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跡
遁難披榛來洎攺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肄王信
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婣變我皇跨功
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為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
勢弱世載忠賢蕭蕭荆王劉賈董我王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勳庸
親作勞舊楚是分徃踐厥宇大啟淮濆安國陛遠親悠悠我思
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寔邦之基
義形於色憤發于辭王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周質木多略寡
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騖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

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欃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
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蕃舞陽樊噲道迎延帝
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摠于鴻門披闥帝宇犇頞誚項掩淚
寤主出闈酈商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蛇攄
武墉城六師寔因克荼禽縣猗歟汝陰夏侯嬰綽綽有裕戎軒肇
跡荷策來附馬煩繳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誅頻陰灌嬰
銳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
引淮光啓于東陽陵傅寬之勳元帥是承信武靳歙溥代揚節江陵
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怲怲廣野酈食其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
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輶軒東踐漢風
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寔念言祚爾孤建信劉敬委輅披
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柔遠鎮邇寔
敬攸考柳柳陸生賈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

夷凶剪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叔孫通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無知魏歎敏獨昭奇跡察倖蕭相貺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轅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掎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烟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凌貞執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韶濩錯音袞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綱劒宣其利鑒缺其明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中興頌并序

唐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旄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群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祆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伯夷頌　韓退之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

世矣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錢鄧州不燒楮鏹頌　宋呂南公

嗚虖士誠知修耶內不欺諸己外不欺諸人可與修已已嗚虖士誠有立耶上不媿於天下不怍於地中不負於神可謂士君子已凡唯知修至於可立而不欺不媿者其備如此雖天地神

明我斯天地神明已豈又卹卹於諸餘哉世衰道隱士心險戲稔惡自危則區區於禍福以壯其毒聞古之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為多則假之以請禱禳祈假之不已則犧牲代焉而弗支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誅肅肅鄧州惟道之繇識獨超於衆謬行不徇於時流孰巫祝之足因而禧祥之苟求益清修而不媿則萬福之來酬是何楮鏹之不然而名位之優優嗚呼豈第君子求福不回誰其嗣之宋有人猗

平江漢頌　洪武宋景濂

天命
皇帝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一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皥皥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飭修

蒙衔虐驱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
皇祖斯怒乃召群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肆侮昔者潞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群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求忠同知樞密院事臣通海備厥戎器飭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冑禡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懼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
上分舟師爲十一屯命達遇春求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

鋒雨集砲聲雷鍧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已丑焚僞平章册割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

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俟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粮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迄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

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氣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末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緡有差

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黄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史臣且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無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鍧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詠不作非盛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爲頌詞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

太史氏之采録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爲

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旄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

龍驤表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

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尔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兇頑鋒蝟

斧螗輕涉戎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劉偃骸覆江訓齊六軍直傾

其穴釋而弗誅俾自懲刱闓胡不然復豕其咥翅其蟲臂當吾
車轍
皇用震怒歷告在庭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
漕爾糗糧各整爾誠援兒在申夷則之月禡牙江濱
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飆火奮激旗旆揚揚
艨艘將將矛戈洸洸鎧胄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
巳無荆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舳艫翕礮星流火戟雷殷電奔
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横交紅
命隕弗顛攢槍湊颿脊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
扶創而逃聚於湖奥僅存喘息我方植栅江之南北火筏在流
捲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絶其衝我師見之
千艦如龍似兎之走而鷹逐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逮酉僕姑一發
殪此酋首貫睛及顱什若枯摧大憝既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

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
來降來臣
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毋汝涷予衣汝飢予哺
昔何昏迷今始撤蔀奏凱而旋騎吹鬱攉形於樂歌節以鐲鐃
飲至于廟頒賞于朝梟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
或嘆或謔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笑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群策盡屈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
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西征成此駿烈小
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洎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況
茲之功俊偉赫奕揆古無讓可無詠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
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贊

贊文帝　　漢班孟堅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輙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贊武帝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

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内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贊昭帝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内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贊宣帝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閒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値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贊蒯通等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儁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詐讐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遺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東方朔畫像贊　晉夏侯孝若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爲郡人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群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賛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數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

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覲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
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
樂在必行處儉罔憂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
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
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
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
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
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凌烟閣勳臣贊并序　唐呂和叔

我二后受成命撫興運軋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

川而雨天下雷收而霽如再闢鴻濛焉貞太極閣功臣觀十七
年太宗以功成治定求爲而不有之道讓德于祖考推勞于群
臣念匡濟於艱難感風雲於疇昔乃詔有司擬其形容圖畫於
凌烟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昭勳德也昔
者舜以五臣致理周以十亂反正高祖以三傑作漢光武以二
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勳賢牢籠今古雄回代而高視者其惟
聖唐乎至若唐莒公劉渝公之倫探元符建帝圖首戴神堯舉
晉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爲己任諫
若不及蹇蹇左右秉心宣猷此則咎繇之颺言也虞永興糺合
群儒旁求百代明備王禮克諧帝樂使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
此則夔夔之制作也長孫趙公舉大義除二兇安宗廟定社稷
以振我丕赫無疆之休此則周公之匡救也英衛受天勇智雄
武佐聖啟行海內底定四方此則太公之鷹揚也房杜玄機朗

識並運帷幄神發縱放謨成天功此則蕭何之指蹤張子房之
決勝也尉遲秦程剛毅木訥氣鎮三軍力敵大敵匹馬孤劍為
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樸忠賈復之雄勇也其餘皆棟棟殊材黼
黻異制儔諸古烈罔有慙德皇王之際於斯為盛其始也文為
經武為緯智斯作忠斯述其末也大不倡小不過退者全來者
逹控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不設籠檻以覩遼
廓之致不煩羈縶以極權奇之變執一德而衆力展懸大信而
羣情爭高祖縻之以義太宗用之以道高宗終之以仁傳聖萬
代享其功利此非盛歟若陵機衰宏為晉人而歌功於漢魏作
者猶或稱之況乎遊聖代覩國光目睨凌烟而頌聲不作其不
揣賤劣有斐然之志輒書所見各為贊一章上以見王業之艱
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次以朗前哲之光韻末以繼後人之誠
節侯君集張亮負勳怙寵自陷大逆致沒其名用彰天刑使我

伐勞懷貳者懼春秋之義異姓爲後故以河間元王爲贊曰云

河間元王孝恭

太極搆天本乎一氣大人創業資我族類堂堂河間仁勇是經
遹駿有聲爲唐宗英暴隋天亡群盜猖狂我伐用張時維哲王
武有烈光爲瓜翼肺腸經綸八方自南徂東晏海登江使父兄
帝天下化家爲邦用竭爾力寵臻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遜以
默柔嘉惟則佐高祖建大勳如周旦奭與太宗守大成如漢間
平宜君宜王盤石無疆

房梁公玄齡

梁公先覺龍臥待君長彗流光掃天布新義留師興公蹕其鱗
杖策千里來謁帝閽婉婉梁公實懿實聰實光實融羽翼忠
君鸞君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靜運胸中弛張折衝左右太宗
夷屯廓蒙定高祖功告武功成翊開太平我雖忘勞時靡有爭

網羅遺賢推轂群英王不韜輝蘭無沈馨飛鴻出冥振鷺在庭濟濟多士太宗以寧公無事矣闕衮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方叔召虎大邦鈞軸至則委汝閑居台輔撝默自處亦莫敢余侮高朗令終嗚呼梁公

杜葉公如晦

穆穆葉公奇姿粹靈蘊元和氣為大國禎秉時佐能唐室大開故人相攜直上泰堦夏為陰陽迭作日月佐明四海贊育萬物王度是欽如玉如金德音愔愔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

魏鄭公徵

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喬幹直聳摩天自致遭風雲時得覇王器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志沈浮變通吾道不窮龍戰既息皇建其極俾補衮職其繩則直諤諤嶷嶷危言正色保太宗德弼違替否日月不蝕黜漢覇雜行周王道人或有言

秉德不撓禮與樂崇德洽道豐保合太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復三代風言出化成神哉厥功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志匡飾聖唐爲唐宗臣致唐無疆永式萬邦

長孫趙公無忌

趙國之先發祥朔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祐有女而聖爲天下母有子而賢爲唐室輔聖賢同氣千載一覩丕顯趙公允文允武克忠克仁實有大勳高祖受命太宗歸尊翼翼乾乾恪居于藩群孽亂嗣爭窺神器鴻業將墜公揭大義一匡天地人到如今家受其賜帝將傳聖爰有顧命汝忠汝誠莫與汝京與我聖子守唐太平公相高宗有太宗遺風刑措財豐八方來同和氣大融妖星襄月禍起中宮公將正之以王帝躬力屈群邪誠阻天聰黜非其尤令問無窮

唐呂公儉

歲寒陰凝冰雪皚皚有鳥擇木先陽春來誰歟莒公王佐之材
聞運未開登潛龍臺代萬姓請命與天爲媒扶龍而興振起雲
雷權輿地圖經始唐基始覆一簣敎焉巍巍易失者時難知惟
幾知幾其神莒公元勲

劉渝公政會

河出崑崙來潤中夏連山合沓横擁其派巨靈叔然手擘太華
決流東注功並造化粤我聖唐將舉晉陽帝命是將往拯溺于
四方亦既載旆亦既秉鉞强兇當路拒不得發渝公慷慨感義
激節用奇制變大事立決雷奮霆逝天衢入達則莫我敢遏如
巨靈破山河勢始豁赫矣渝公與神齊烈跡如仙掌烱烱不㓕

李衛公靖

有隋之末群盜熾燄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涣照參野將有聖
人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矯矯從此奮之躍于中

原王者則獲壯士不死居威戢赫帝曰汝傑致天之罰手付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則殺如颷發發如火烈烈摧枯爍雪應鼓如截遠若荊巫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不率從莫不震恭惠晉混同氣復湯空衛疾之功功則維何威明惠和策勇駕智長驅仁義仁義曠蕩帝王之將萬古昌瞻鐵山巍巍

李英公勣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爲將與楚楚翻與漢漢王天時人事隨我所向長蛇縱蟲東據河洛燓燓封豕來濟同惡號吼連聲如雷如霆萬里震驚時維英公諒我太宗斬豕以鉞取蛇于穴群穢殄滅乃定九鼎乃開明堂奄有大邦金甲同光告成于王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獫狁雷鼓殷殷旄頭幾殞掃雲黑山而虜傷春五原草錄不見南牧島夷未庭天子親征其鋒維英莫拒莫抗是震是蕩破東海浪天下既和解鞍投戈

裘服委他華髮皤皤終始三朝無玷可磨

劉夔公弘基

夔公崢嶸金虎之精應時而生與運俱行總帝元戎震唐天聲瞋目張膽前無金城別建龍節中分虎旅路行萬里乘氣一鼓劍揮雷霆旆卷風雨先馳咸陽鎖定天府天府既定唐集大命入掛玉旋出權兵柄薄伐獫狁朔風不競徂征島夷東海如鏡義始忠卒元勳之盛

長孫邳公順德

泰山未明雲巒幽崖日觀赫開舒為丹霞昔我太原賢傑潜屯帝出于震爛其盈門邳公炳焉實耀其間功參造物謀協先天執殳前驅捧轂南轅以勞以舊佐命之元

虞永興公世南

英英永興純德深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為唐儒宗

東觀石渠始生古風乘精繹思假道書圖馳驅百代出入三古
問義黃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前獻可替否帝告永興與鴻碩之
倫閱六籍三墳建樂章禮文先師是宗先聖是崇於廟辟雍辟
雍泚泚天子所臨或絃或歌講古述今其徒八千纓弁森森藏
貊羌髦咸詠德音羽林孤兒亦受青襟洋洋聲教無遠不洎日
月所照皆成文字變開古始掃蕩
英英永興宜曰文懿

尉遲鄂公敬德

侁侁鄂公百鍊龍泉沉翳未宣氣衝斗閒佩非其人躍入大川
神武獲焉提之上天天地之內指麾無前能成虎力隱若敵國
剛毅木訥安劉必勃武德之屯手挾禍根掃除氛昏捧出日月
耀于天門功成名遂高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爲和氣深地高堂
順性保命有瓊飲露靜奏清商爲臣勵事君鄂公之志之仁

蕭宋公瑀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頹廈欝爲新棟路車玄袞開國有宋武德之暮群孽內釁巍巍宋公登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屹中立爲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忠光輔三君激濁揚清欲人如身道至廣莫我放我勲群境至大不容纖塵雪山倚空氷鑑照人耿介絕倫爲唐貞臣

張鄭公公謹

有偉鄭公佐佐而貞侃侃而仁實太宗信臣有宗守藩內難未夷圖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機以懼以疑以蓍爲先知是筮是洛鄭公毅然排闥折蓍抗憤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爲元龜不知不識順帝之則以定社稷鄭公之力公之云亡帝念其勳若痛在身天懷發中哭不避辰君臣之間夐古未聞

屈突蔣公通

丑逆拒推土火革期隋化爲唐忠臣不知猶驅義徒誓拒王師宿心昔天摩頸待時入歸有德四海皆叛春日滿川流永未泮二家徇國方寸不亂力屈勢窮掛坐落輸東南勤哭聲盡兒斷伏忠就擒萬國瞻漢帝曰爾通古之烈士孝子其親誰不欲子俘庚于蔣授以師祀感恩不死宜功如彼佐唐扶隋名教之美

高申公士廉

維嶽降神渥生申忠貞自天孝友如春德爲邦基仁孚人倫肅肅雍雍直言三首臣匪因歸妹光延天配婚媾之中雲龍潛會建功南海廓我無外諒我撥亂術文開泰遏被衞蜀薦鍾洗季文公之化若標于地申公肱股有教無類父子兄弟望風相娓教興儒雅大復禮義西南頑囂亂今不墜名登元勳理冠群吏今付大器於[illegible]

殷鄂公開山

溫溫殷公初居儒夫銅印試吏歷敘爲儒大風驅雲忽與之俱
遭逢眞宰參造化護天地既開破功有勳從王翼行佐帝光宅
遠展驥足高擇鳳翮以永終譽書于竹帛

秦胡公叔寶

洛汭之役龍戰未決秦公應變臨陣電掩銳氣盡來我壘彼陽
成敗反掌存亡俄忽虎來風壯鼓聲轉山凌邈作心膂爰從討伐
崩圍陷陣火迸冰烈翕翕如鷹擊縱若鯨突功成國定萬古壯骨

程盧公知節

盧公倬然動迹幾先轉破凡儔龍上天翊翊鵰翼搖風右舉
桓桓將軍大敵則勇當崩山谷嘯虎頻伏颷倒其皮骸魄踐跎
見危而進當死不讓干城三朝身老氣壯

段褒公志玄

褒公虎臣先運而臻謁帝太原許唐以身推鋒駕馬東勝風雲

積忠累仁光有厥勳建旄北伐細柳宵屯風謐霜凝嚴扃達晨
天子之使駐車軍門安假秉威此眞將軍侁侁桓桓克壯有聞

許譙公紹

群動相食血流中原譙公夷陵豺虎爲鄰列境連城火炎烟昏
皎其一邦如玉不焚三光忽開萬象皆新誰有天下平生故人
引忠歸城豹變蠖伸金石之契移爲君臣弈弈煌煌爲龍爲光
元戎大行大旆央央式遏大江奄征南方恩斯勤斯兩不可忘

河間獻王賛　宋司馬君實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重以暴秦
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慼行仁義者
謂之妖妄必雜滅先聖之道響絕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
君子心誦腹藏壁扃巖鐍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
初挾書之律尚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録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

王之道斷斷其不息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爲帝子幼爲人君是時列國諸侯尚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尚則裒姦聚猾僭逆妄圖唯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爲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則六藝其遂曀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侈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煩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

崇遠矣嗟乎天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晉蔡謨贊　王深甫

晉自武帝酒色無度王公貴人競以酒色相侈而王愷石崇尤甚愷使美人行酒勸客飲不盡輒殺美人崇常夜飲裴綽乘醉竊臥崇妾中明日裴家遣車迎綽綽上車馳去崇大怒立殺數妾將訟綽於朝綽兄楷責請綽曰吾弟酒狂海內足知足下飲以狂藥而反責之禮邪崇方慕楷欲交之亦憚其辭直乃止其後度江諸君家往往猶襲故態紀瞻為尚書置酒請王導等觀妓瞻愛妾能歌新聲左僕射護軍將軍周顗乘酒於衆中挑之亟不得有司劾顗荒酒失儀元帝特詔宥焉是時在位蓋不以淫營為貶如此蔡謨獨好禮自劾嘗請丞相導導方作妓設牀席謨不悅而去導亦不留客也謨曾孫廓廓子興宗仍以好禮自劾達於朝雖時淫暴不敢稍侵媟之人稱其家風云贊曰

古者將第子諸之言不踰閾而賓主燕享所以觀禮樂講仁義也烏爲男女亡辨晝夜荒蠱群於禽獸而反爲樂與此殆餘所以知中山之亡夫永嘉之亂又驗矣而渡江君臣猶不知以此相儆豈以風俗之敗非召亂之著者邪嗚呼逆燕而蔡氏出於其間獨能世學好禮逆而不汙君子哉

稽紹贊

世皆以嵇紹死得其所褒之予固愛斯人行於亂世不汙而能卒以忠爲烈非其積累明於仁義孰能自信如此耶吾獨怪康與晉實皆爲魏臣其誅也豈犯有司特晉方謀篡魏忌其賢而見圖故康誅而魏亦自亡若紹可爲乘父與君之仇者也力不能報猶且避之天下顧臣其子孫而爲之死豈不謬哉

王元之畫像贊　蘇子瞻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

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
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
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
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
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
容於中耿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
而處於衺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
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予過蘇州虎丘寺見
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
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
云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
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
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

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無爲贊　司馬君實

爲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
爲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在天
無復何爲莫非自然

濂溪先生贊　朱晦菴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
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贊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
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贊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贊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古今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贊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贊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象凜然可肅薄夫

書畫象自警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盍將有意焉而力莫

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晦庵先生像贊　趙汝騰

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折衷群言如射中鵠絶學梯航斯文菽粟在慶元初中行獨復

又　元吳幼清

按趙吳贊辭意弗同讀者宜深玩焉

理義密微蠶絲牛毛心胷恢廓海闊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岳

書畫像自警　劉夢吉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是其孤所以當衆人之望者如是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

魯齋許文正公像贊

濂洛之學傳自武夷㫖微衆照日星昭垂逮我許公躬行知若親擬表寒泉之瀠濺皋幽形發析毫絲如皋陶淑問畢其情辭如后羿注矢不失其繩既入閫域遂升堂基横經胄監衿佩銜如袪其人私㬋其天彝釋其偏岐挽其九衢德成材達昭用于時黼黻帝治甄陶泰熙明體適用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嗚呼許公百世之師

陸秀夫像贊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雖遐兮龍堂則邇玉雪皦如兮肯汚泥滓赤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宗忠簡公小傳贊　　王子充

贊曰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於忠簡及中原垂復而高宗乃無有北還意忠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榛爲兵馬大元帥信王榛者高宗親弟也黄潛善汪伯彥輩輯譜其有異

圖遂有門下之命雖曰尊任之然實奪之權家傳國史皆不書其事蓋諱之也嗚呼高宗之無意於中原固不足論使忠簡而緩死則神州全璧社稷長靈實嘉賴之矣然則盛衰之際庸非天乎

婁貞公贊

原武婁宗仁當天后政嚴之時獨以寬厚聞其弟守代州宗仁教以唾面自乾至今為善者師焉因贊之以自勗贊曰

我言之恌斯辱之招我行弗足或貽其辱二者無失其至由外内省不疚我則何罪我面彼唾乃彼之慾我何絜之正使自乾孰忿是秉攘袂而鬭孰量之弘受詬如頌是非苟謬不亦殆而微公之師吾誰與歸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三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七體

七發八首　漢枚叔

文選注云叔初爲吳王濞郎中令吳王反乘諫不從乃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發以諫之其曰八首者上一首是序中六首是所諫末一首始歸正道以干之假立楚太子及吳客以爲語端云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紛屯澹淡嘘唏煩醒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虚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

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
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
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膬脭醲肥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
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
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
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
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
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讌縱恣
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
深遠矣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
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間語事變度易意
常無離側以為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
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

炎熱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尺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絃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

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穱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鳥鶤鵠鵷雛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群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薵蓼蔓草芳苓

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慴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麕兎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

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觀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磑磑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殽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眞太子之所喜也能强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汩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兮聊兮慓兮混

汩汩兮忽兮慌兮俶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
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汩
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
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
而自持於是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棄恬
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
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
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
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
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
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
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

後絡繹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
訇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闇漠感
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
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
青篾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
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
庉聲如雷鼓發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
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
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
瀄汩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偃側沋沋湲湲
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
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

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晉問

唐柳子厚

晁無咎曰枚乘七發蓋以微諷吳王濞謀反于庭晉問亦七體效枚作以諷當世溥華役而借道云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壖若化若遷鉶嬰蟬聯然後馳爲平川而侯之鄉居大夫之邑邐焉其高壯則騰突撑拒聱岈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噑終立而不去攫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然惴怯若夘就壓振振業業巇闗蹀戶惕君

僕羕其拔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截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甸[illegible]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瀆后土濵瀾麋沸竈[illegible][illegible]悍于于汩汩騰倒駃越委泊涯涘呀呷欽納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撼鵠千巘崩石之所轉蹴大木之所擢拔瀾泙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轤之所負橦檣之所御鱗川林巒霽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爲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籍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太鹵之金宗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爲棟爲干爲鍛爲鉤爲鏑爲鏃出太白徵虜收召招搖伏蚩尤蕭蕭從從谷

累而成之傳者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
星布之如雲運之如縈浩浩弈弈林林淼淼熒熒的的若壁山
水谷之精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燿英精互繞晃蕩洞射
天氣晝白日規爲小鑠雲破霄站墮飛鳥巳人之弓函人之甲
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挾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
北讋群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闌以拳
拘喘汗免冑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
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爲
壯曲爲老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盈焉是産土寒氣勁崖拆谷裂草木短縮鳥
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洗洗溶溶沄沄轠轠轔轔或赤或黄或
玄或蒼或醇或駹黯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旃旂幟之煬煌乍
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蹶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

雲沸而不止群飲源禱迴食野赭浴川感浪噴震播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倘怳開合萬狀喜者鶚厲怒者人搏决然坌躍千里相角風驟霧亂山扶壑聳擢層雲腹掐森木窮寥遠游不夕而復攫地跳梁堅骨鬛筋交頸互齧鬬目相馴聚浸更虛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齕蟻雜翕集啾啾濼濼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歛攻教捍乎飛縻掐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背息御以至良迴以逆轍軒以鑾鉞以佃以戎獸獲敵推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于不悃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爽氣凝成外剛内貞滞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嶄崟之欹傾磵壑之紆縈崚嶒岏之杪顛漱泉源之塗浴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墳若剛色羅紋

而伐者頭抗河漢汎披虹霓聲振連巒杼墳層谿丁丁登登硍
硍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轡之所應則潰潰湍湍洶洶蕘蕘若
騫若崩若螭龍之鬭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嗄揹殺摧崪抰
比霞扳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鵾鸛鶩鶬號鳴飛翔
貙豻虎兕奔觸讋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揹危
顛崟縈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硉兀轉騰冒没
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觸礙匯流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迫
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揩拉頹踏捽首軒尾頂入重淵不知其
幾百里池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
昇屹涌溢挺抜而出林立峰崪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
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
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
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士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

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褫祁既成諸
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綖涯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
以君命矢而縱覩焉大罟斷流脩網亘山罶麗罜織紝其間
巨舟軒昂仡仡廻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
之柅龍吭援鯨鰭戮白黿逐毒蝸吐馮夷立水湄搜攬流離捆
縮椎移渠會網蹙騰天彌圍捽擗擁踴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
之歸如山之崔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擒奇文出
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
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臠切莫保龍籍具糅五味布
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魦鱨鮪鯉鰋鱧魴鱮之瑣屑
蔑裂者夫故不足悉數漏脫紘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
墳溢厝飫腥膏爲鹵閩膾炙之美則掩鼻蹙頞賤甚糞土而莫

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奪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澥壒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邐灑紛屬不知其垠俄然决源釃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屈延布脉寫膏浸渠澮滑汩彌高掩庳漫壟冒塊决决泼泼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瀴瀛沛濊偃然成淵滲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索延孕靈富媼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熛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皛皛纍纍奮債離析鍛圭椎璧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冰裂雹碎巃嵸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煜螢駭雷走亘步盈車方尺數千於是裒斂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皦乎漾乎狂山太白之淋漓

駭化變之神竒卒不可推也然後驢驘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醎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形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曹鄭震怒定周于溫奉册受錫夾輔糾逖以爲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避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會

年餘鐵衣錯文寶纓有燕樂賓友有庭實登降埒賦犧象畢出備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太戎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援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五鄉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温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

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導分而進善其道不鬬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於淮先生之言道之奥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七觀有序　元衣伯長

翰林承旨程公鉅夫建藏書山房於麻源令椾賦其事遂倣劉氏七略作七觀云

翰林先生納榮息機謝白玉之堂將歸乎麻源之山房越公孫懷牘濡穎託物喻志考圖審曲若鑑之納視言忘而意消類別而理備有郢大夫濯然褐衣目不接乎黼黻耳無閒於律吕躧

而言曰登高能賦淫曼荒忽智與尊者魂強形滯者物逐昔吳州來觀詩東魯言有度徵有據厲階於枚生濫觴於曹王先生楚産也雲夢汗漫巫峽嶃岏胸藏腹蟠公孫不足以教我先生殺青南山積簡羽稜若網有綱若墨有繩舉凡暢微我其聆諸

越公孫曰太素烟熅清濁奠儀雨風露雷動植攸孳辨方樂艮民用不瘥六氣以沴日夭其世彼諄諄者皇曰汝命實長厥土燥剛相其溫涼我生命在天順以受年巖居谷飲中道以隕執書以觀有滌洗瀾陋彭鏗之逆理兮何縱恣而益顏言投可以進道兮吾當繇是以返觀納腸補臟憯忍莫覺石立土踊孛彗迕逆吾猶以爲天地之病脩身俟命道之大經先生之正也大夫曰神之所行何體何方拘者爲儒請更端以告僕夫

越公孫曰靈曜宣精五紀順明察幽考微法天以行形氣芸芸吉凶畢高觀象以分韶兮靈根感不以言繇動彰靜百神受祜

慮者爲育質者爲數昔后稷氏之職黍稷嶷嶷智者過謀故盡
其地力民日作愿相攸食墨風雨斯蔽連雲岌嶪飛不得垂喙
履不得仰視旁營萬家地記萌芽楮衣債蹶而淮水復絕鑄禹
伏姦能沈于淵吁嗟而求桑林之羞要荒擾馴王會盈庭獻琛
效珍物不可枚陳雞豚以時父恬孫嬉何耶邊葭思屈曲洲島
家累千金資先生昔居列仙之館據要集思謂象以理明妖由
人興守諄甘法淸寧却走馬于郊謝重譯之雉陋三脊之茅熙
熙陶陶舒舒夭夭不言而歲成無營而事貞夫子不云乎一致
而百慮其是之謂乎郢大夫曰汎觀博聞於道彌損願滌耳以
扶其蘊
越公孫曰與昔尼父唯俎豆是敦擊刺坐作因民以教蒐苗獮
狩車徒卒究厥令與圖八表同曆四豁交軌月竈風丘冰天桂
海馳心望雲請命款塞千廬星環八屯山列羽林繙經飛騎鼓

笈然而樂成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與智嘗聞之兵殷同棐耕戰同功魚鱗鴈行敵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姓流離強帥拉脅外寢惽肌傘不可拄支後王鑒觀法曰以繁麗者罷者悕者龐者駢頭引以食粟而嬉閑門納兵百郡是師何草廬高吟崎嶇雜耕何杜氏之子傳癖孔深而緩帶以征射以容觀劒以氣言批亢擣虛孰知其隅折衝厭難莫窮其畔至君握玄圖視龜文縱横起止與易彖相表裏者賜語之吾懼大夫之竦貽也大夫曰兵者不祥之器未效此知也

越公孫曰烟蟲心君闢乾闔坤情聲相宣立度出均招招鴻濛緗縹是存敢而論楚材而言之漻漻乎形㫒埒而將翕也霏霏乎縢不露而然訴也荒蹊斷葦燐滅没而凝聚也織文揚徽攪芳菲而雜組也少焉商飈號鳴金石琮琤逐虎搏兕鞲鷹鏇鷹寄紮蒼於一撕秉状搖以孤征悠緩轡以就曰愴倏淪乎西傾

噫悲何爲哉[illegible]目有巖居之士抱奇抉幽漱芳深林甜寂凍流澹
乎其君遺紛[illegible]兮其君留鉤盤助之爲回旋虚牝答之爲獻酬猿
三疊而墮淚[illegible]九轉而凝愁鉤玄採微迄無終窮瑶席敷張高
歌慷慨語初[illegible]而終放託餘韻於宮商然此其戔戔者耳攟拾
羣雅刮磨詰[illegible]微紫貝編飛英露溥何譏乎肉食之鄙猶鄭穆
而督桓也大[illegible]人不聞之乎鍾石絲竹各隨其聽隆汙有時其所
遭者命摩盪[illegible]塤吸呼羲娥失爲帝詞叶爲賡歌五嶽贊襄伯
靈護呵不棘[illegible]不焚如砥如磨發潛滀泉掖民暘春現逸爲新簡
絜爲貞烈君[illegible]居別君渭分雜容者珩璜沖遠者英莖縷絕而
緒續醴甘而[illegible]清昔之擅名偉著耿兮其不能以十百程也浮
聲切響直意[illegible]志澎湃洶滔滔莫止据理者夸飾言者哇媄
毋兮姑射鉛[illegible]兮鍥鄒謇莫任兮奈何大夫曰文章與政通亟
署之職迅文[illegible]質則史吏言其大者

遞公孫曰秖秖中顯校讎亹靡寧世本年紀繫乎麟經搶相附圖
書泯其粹經炳麟金匱迄罔敢配迺司馬氏決椽鋤翳麗者爲
譏激者爲刈升涉世家表籍作記言諸侯無史史立周圯鄙需
畫壇削章刪尼爛火並曰卒澌盡莫傳昂昂荀袁辭約義完何
班范家至耿光綿綿相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王箇編如日在天
熒煌高張孰敢附肩鴻化以漓研探菹疲穢者闒者襲者濫者
渙汲畏禍希企市價謟不表直俚不飾雅若聾鼓鍾若盲策馬
元經附譌唐曆受呵後有紀略迄莫同科尹石猛志證古比事
百不一試歐陽氏出方名山所藏稪大同而小異勢不兩立其
魯史之謂厥今繫諜川盈記註櫛比故志存廢興之源典章斟
損益之致登瑤山而神駭遊鄧林而目眯般倕刻叮隨和發潞
操觚之士吾將見其心赧而神悸也先生登祕丘覽群玉積石
倉標朱目墨兵筆削融液乎粹精圍赫胥鄰大庭大夫宥從下

風而乞靈也大夫曰皇王惟熙帝霸孔熾我心增悲韓愈不爲
史名以四馳何庸知焉
越公孫曰煌煌古帝別生聚方煥乎陶唐五服正邦五典率常
遵之無違民用熙熙授之以時聿來孜孜降于三王厥緒日孳
集成于蒼姬黼黻憲章金石命令緝熙太和宣昭群姓纖鉅之
備粲乎其有秩也豐殺之制屹乎其有截也三光重輝百辟拱
列歲時易象而浸淫蘖芽弱者綴旒強者鋋戈智者探囊勇者
拔河搏犀象屠蛟鼉飛矢請命旁午係亘猋乎浮雲迅乎奔塵
參轂滑稽之士紛然而並陳棄仁恩假鬼神混君臣各馳騁而
懷新數千百年人亡而訖其勞乎離婁不足以一視也爾乎王
良不足以一御也其聚大可病者恬泊守直可以養身不可以
治民絕性棄命黔首盍病孟軻氏有作吾見其兒斜而舌咋也
言未既大夫曰天厭山中瑾瑜匿瑕問以辯之厥德日華儒者

訴病卒不能以勝何道最高于孟陳之毋潵毋勦

越公孫曰古昔顓童受業閭塾書數首通訓故是屬聲歌象舞目接身服相親有恒日用不瀆後帝不相襲緣祀興文八音寥寥五禮紜紜鏗鏘莫明而聚訟若焚鄭說弇誤後圖踵循若何益湮周官別出讖者欲一繁紊謬錯操綱而入林適越而轅北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後有倣補去取未就卒乘虬驂霙字以文合聲以音比旁行敷落侏離狄鞮文軏同文不能以一致乱礎莫推二經蕃庶聲牙爲今簡儷爲古謂道統是傳曷敢有語詩基文王而周召先興首章異同衆說沸騰風雅變言美者爲訾直者爲詆魯頌紀異秦誓占終何後學瞢瞢迄莫之通麟麟魯經讖口法吏謂齊晋無褒而日月具炯紛若螘蝟耿若糠粃不虛其心不明厥治遺珠抱疑探篋積毀然此特人文之經緯政治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河總洛二儀生於心萬化制乎神

迎之而莫親拒之而彌存疑者逐者愕者困者湛兮消兮委兮
昭兮沈思遺物形離超兮激迴飈兮閴而寥兮縱雲翺兮儋兮
儒先從我招兮郢大夫曰始吾見公孫疲皴若不足突梯若避
辱靡精槁神何斷斷然也今知子矣永譽處矣吾與翰林先生
徜徉此土小年大年猶以爲朝暮也

志釋寄胡仲申　洪武宋景濂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子締于交已
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爲我揚搉古今而釋
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嵓穴鶴氅編襦土芝縕食動趾踉
蹡發辭謇吃忽挾緗縹去歷都邑見者大噱指爲木刻錯愕周
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煖我以温顏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
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
臆寓形宵壤不翅茂蒙時幻歲遷電滅鳥空唯極所適其樂則

鴻出游大澤才獳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
從牽黃臂蒼箙矢韔弓仰落雙雕俯擒長熊毛血旁灑塵坌四
封入據邃館庭實惟供鱻尊旁午豆俎衡從肉腴含春酎暈移
童罍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
衝靨輔哿牙瓌質妓容歌喉撼塵舞袖翻龍其有事固日新而
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
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
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爓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熠爚孰
潛其燐非勒名於燕然必建標於粵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
之姱嫽衛霍擁軨樊陳執纛公子掃門王孫媚竈霜露系乎吹
噓予奪視其慍笑其悅也若孟勞之出魯褫其重也如天球之
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爲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照
其視處環堵厄菜韰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卑卑南陽之畊

落落滋泉之鈞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
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
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醫閭分布
九疆總三條於中區限兩界於外邦他若滄瀛蕩浮清瀚混茫包
天乘地循環相通湯叶其間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岳長水伯瀆宗壯叶
昴宿寶符之貴玄龜青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
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循徒御戒婁航濯足於咸池晞髮於榑桑
谿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蒼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句
鼎湖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
子耳目昌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要詒大之
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敘隆
殺異宜討察繳繞弗失緜蕝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采椽不斲型
簋唯土簋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

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要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
無成勢洞究群情為萬物主儀節或從峻刑嚴之肅如晨霜犯
者裂肌仲鞅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
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
厥攸宜八政之首著于經濟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兼本
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喧豗泣猋訊雷震撼乎四極
充斥乎九垓沨沨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戔戔乎五兵雜
陳而神授握機也芸芸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棊也走欲偏索
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
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
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
巧勢形其目臚列緒緒繽繽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眺兵鈴星
式雷經金雞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精動合神機胄鎧羅陳戈

戟交施渠荅距堙鶩寘扶胥象車雀杏行馬飛鳧武衛大櫓雖
耳長安雲火萬炬渾脫仝驪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察六形旂
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趠鳥蛇翼驤正正奇奇巍
巍堂堂赫赫旄旄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北於函
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陽是亦英雄之
壯觀也走犒樂之不知饑渴之在巳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爲
文學曰粤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沆下入泬瀰有竊其餘亦
神其軀文賓屐生師皇馬醫玉柱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
泉鹿皮折足山圖樁衣服閭女丸素書赤斧碧雞朱璜服脫玄
俗質虛心存冲寥跡入佹奇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
變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烱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
九赤之班符御躋虛之龍轙服太極之麟芝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入

石不闚入木不拘雲卧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爲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爲也當闢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膚肌都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爲則周孔爲之矣文學曰茫茫遺文或僞或真學徒巧辯或正或舛先出者堙後出者存何老生怨尤而異師是嗔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齊于古緯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閟其文僭辭竊義聾俗簹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衡錯攤堂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遁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尤爲原熒卄家名性氣體何圖指佹殊而重革迭擬觸類而言何莫非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鉤其龎鴻掠其纖微懸空明之金鑑悍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粗近之然端於

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奚益哉

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乏真儒師師萌庶倀倀奚歸孰廓我蒙孰砭我愚群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腐艦以泛具區欲絡青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嚱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嚱賚施盈室何有芳孫繁星爛宵孰知朝暾寧不使我怊怊而悵悵乎帝降民秉德與天一胡不自貴龍漦是溺顛倒首足淆混白黑棄其瓚槃寶厥死鬲拊膺自傷淚血交積諐剗宿穢以刻木習觴春陵以爲舟鼓關洛而爲檝張武夷以爲驅期洙泗之可涉夙興夜寐偟偟業業稟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卒與子同之於是孰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眞儒不生世陰陰兮摘埴索塗愈幽深兮烱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玄離濁氣兮攀淵追騫孰赤鱗兮文之輿

喪貧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於沒齒兮

文訓

王子充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倀倀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于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烟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瓌人畯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鞠明究曠疲弊歲月刓精竭思耗費簡札者紛趍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爲然而躑躅而不進亂數而不振思窮力憊吞志而沒者

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籙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群言據其體則可以剸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爲之先驅氣以爲之内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弊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志斯爲文之至乎凡吾之説子豈嘗知之將知之其試以語我

生曰文之爲物貴適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授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俳偶之白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拙黄對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宜八音相便捏摛穠纖唅哘奘嘈豐腴醲醎眩麗媚妍珠璣溢緘鱠炙滿篇凡慶弔與賀牘咸累幅而疊畨王公之門下逮閭閻彝儀繹與往來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爲詞曲爭嫩競豔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

流徵乏笙簧觸手錦繪迷眄風月留連鶯花凌亂振妙韻於沉冥託詭辭於淸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欣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爲言其他

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旨切言粹辭造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剗聖秘而立辯幹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鍊字戛音叢韻軋藻秀春擷花艷晴撥校姸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乜若宏詞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圃不厲兵而曰戰爭奪孤而先拔若工君

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决及其中文衡入文彀則遂闔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膴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趍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

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鍾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于豐牲懸繂之碑或鑱在封嶽磨厓之壁莫不炫燿崇勲烜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爾其宏奥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攡摭馬班凌厲漈陳琢磨柳韓玉采金聲焜焜煌煌鍧鍧鏘鏘袞章黼紋炳炳焯焯繽繽紜紜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韺韺變態類雲霆勁氣排甲兵况冥以之而開塞幽閟以之而著宣遯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

宗匠藝苑耆宿將道德為世之模楷名位為國之儀刑者焉草草
焉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婉美古
昔傳信今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為文也不幾於
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為用殆不止是已
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謂為王言渙為大
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噩噩渾渾洋洋稜厲蓬孛揮霍奮揚
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
緯天地橐籥陰陽黼黻萬化轇轕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
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勑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洊雷之轟肆
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
一言之感被挾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
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礴乎域中鼓舞乎夷夏陶鎔乎帝
皇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君是何如太史公曰易曰王

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為用誠莫盛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

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汚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凶慝姦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史乎載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曷爲得以稱良史盖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爲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集襲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善者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

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儒人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塞曲筆濫箋㬈睞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諛以纖捉乎曄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謂難乎大史公曰噫史之爲文誠難乎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

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覇略爲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黄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下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

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為文鬼谷氏以捭闔為文蘇
秦氏張儀氏因肆為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
國料敵為文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為文淮南氏則
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為文凡若此者殆不
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
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
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
子之文皆以明乎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
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煩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
益以乖大體益以淺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
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
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
之盛衰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與民極

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群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烟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為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為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為文不亦可以為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輾然而驚喟然而歎曰盡之矣其茂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為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為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茂以加之矣今子之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

則是効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問對

對楚王問　　　楚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答客難

漢東方曼倩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東方先生仰而應之曰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説行焉身處尊位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

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子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難蜀父老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紛湛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

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軼還轅東鄉將報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
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
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
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
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
已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
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
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
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
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
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

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二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

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暗昧得燿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進學解

唐韓退之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一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

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

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涓費俸錢。歲靡廩祿。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匯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設漁者對智伯　　柳子厚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群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始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魦鱮鱣鰋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

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綦爲螭龍及
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禿胃憤環
坻淑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举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
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
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群蛟逐肥魚
於渤海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艘而
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爲食者反相與食
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鉤
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過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
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
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
食之矣是無異夫鯊鱧鰋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徵矣
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

之勢力纂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膾其肉刳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遺胔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厭驅韓魏以爲群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感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爲咸在機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推於安邑胷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螻蟻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强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推命對　　宋王介甫

吳里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

請予對曰夫貴賤天所爲也賢不肖吾所爲也吾所爲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爲者吾獨憒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羹無歉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矣卒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屑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子以爲貴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貴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

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盖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修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

問養生

蘇子瞻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衆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

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哉論八珍者必嚥言甘穢者必嘔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嘔與嚥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將省觀焉

三問對有序　　洪武宋景濂

宋儒蔡沈嘗著三問辭旨邃密初讀之未甚喻沈潛之久似或窺見其髣髴者因援柳宗元天對例作三問對知道者正焉可也

沖漠無朕漫無理乎

玄機未兆萬象已具未應非先既應非後

一動一靜機孰為乎分陰分陽其無滯乎

動靜之機根於太極二氣循環其變化何息

無形無兆曷塗轍乎有儀有象孰樞紐乎

理無形兆氣其塗轍氣有儀象理其樞紐理曰太極氣曰

陰陽體立用行而厥道斯章

或爲之先其大本乎或爲之後其往復乎

大本者理往復者氣理氣相須而後先難議

氣之未形極不先乎形形已著極安處乎

無極之眞浩浩無垠在乎物先行乎物後而何可岐分

動固非極靜爲極乎用固非極體爲極乎

陽動陰靜靜體動用極妙厥中非一偏可定

惟寂惟寞其無對乎惟動惟作各完具乎

道固立于獨亦與器對物之動作又各以類配

無極之極果無極乎有極之極果有極乎

果無極耶萬理斯囿果有極耶初無形段無乃無形有則

有理胡金溪横議紛擾不已
亭亭當當別一物乎層層重重推無盡乎
極固中也難以中名易道生生而奇偶以形
動靜無端曷無端乎陰陽無始曷無始乎
陰陽循環動靜互根後觀無後前瞻無前
推之於前其有合乎引之於後其有離乎
形氣未凝其理弗昧形氣已凝理行其內
混而誠復反于一乎闢而誠通達爲萬乎
利貞誠復混爲一本元亨誠通闢爲萬殊
離器語道其虛無乎離道語器其土苴乎
器載乎道道寓乎器闇者不知歧而爲二
生生不窮與不窮乎廣大不禦與不禦乎
氣不窮禦理斡其樞絕如影形一息不離

右第一問十四條

人極之立命之性乎

人性云善受厥天命人極因以立天下由定

帝之降衷其有常乎人之受中其有則乎

上帝降衷至理弗易下民受中厥性有定

大哉乾元資以始乎至哉坤元資以生乎

資乾以始受天之氣資坤以生賦質于地

合虛與氣有是名乎與道爲體有是實乎

理氣胞合性名斯顯與道同體性實易辨

仁義禮知根於心乎剛柔善惡中而已乎

性根於心理無不善剛柔失中氣則有偏而胡可一焉

搗物一源何通塞乎四端具有何明暗乎

性原於天四端具見氣則不齊有通塞明暗

高明中通禀於陽乎卑暗偏塞禀於陰乎
高卑明暗知愚斯分中偏通塞人物各異濁陰清陽而
真攸繫
理無不善氣不善乎善固性也惡非性乎
性固皆善氣或有偏能變其氣性即此全非兩物可言
理附於氣能無偏乎氣原於理不可反乎
由氣不齊理或隨偏理正氣隨惡乎不變
論性論氣二之可乎曰惡曰混豈其然乎
性氣兼論二之不是曰惡與混荀揚之敝
生之謂性其作用乎生之謂性其氣質乎
以氣言性告子以之身毒氏與其說愈滋生乃氣所為必
有秉彝
有形有色其窒塞乎無善無惡其茫昧乎

形色之理實曰天性謂性無善惡荆舒之病
同出於理何相近乎各受其成無相遠乎
氣稟雖殊初亦不遠何人各受形知愚乃見
成性存存成者性乎所性不存其天乎
性雖成全操之勿失以性分言性與天一
右第二問十四條
五性之仁善之長乎
元該四德仁統五常天人雖異一理而同
心之全德本末貫乎偏言一事受之理乎
以仁専言四者具舉以仁偏言各一而已
義禮知信別其目乎怵惕惻隱迹其端乎
仁無不包四者其目愛之理顯惻隱其端
性情之妙生之道乎禮樂之著生之序乎

心之生道德妙性情曰序曰和亦生道所形

入孝出弟其爲本乎切問近思在其中乎

孝弟之道行仁本根內外交進而仁道可存

爲仁由巳其存心乎求其放心非居敬乎

心德曰仁持敬以存之若心如游騎何貴學爲

何事非仁一念差乎無時非仁終食違乎

仁道周流貫該動靜存之操之而間斷是警

克巳復禮乾之道乎主敬行恕坤之道乎

唯乾之健顏子似之唯坤之順仲弓類之

與物爲一特其量乎利澤及人特其功乎

與物爲一仁之量弘利澤及人仁之功著若指名仁則遠

述厥義

仁固能覺覺即仁乎仁固能愛愛即仁乎

覺乃知用覺雖名仁愛乃仁用必有其體存

推己及物其恕已乎以己及物其仁已乎

仁動以天恕推乎仁自然使然等級不倫

人欲淨盡天理完乎天理流行仁體著乎

欲淨理完仁體昭著天理即仁安有二致

內外合德其具舉乎終始為一其不已乎

至聖體仁內外兼極天德流運斯須不息

博施濟衆必也聖乎肫肫浩浩逕天德乎

博施濟衆行仁極功體仁之至其德與天同

右第三問十四條

既質以言屏息而聽神若荅曰子之所信乃所可疑子之所疑

乃所可信何必古初何必往聖反乎身心厥有明證毫分縷析

亦得其病三者語一一語可竟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發問之微大易是參首理次性與命而三既兢既實復假神以咨其綱既竭其理愈昭晰正學失傳異議交横伊洛之興懸日月于寘武夷世適唯九峯是承會粹群言以牖我明以作我準程

問刑

蘇子仲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何爲殛鯀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周公何爲戮蜚廉殺武庚致辟管蔡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造天下也而聖人至於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以欽恤行之以哀矜欽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甚刻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於天理不宜於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者非宜於天理宜於人情不刑之殺之也宜於天理人情而後刑

之殺之雖刑之殺之而無愧焉不宜於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怨焉是故義殺舉而天下莫不畏威矣義刑施而天下莫不遠罪矣帝舜在位所殛竄流放者鯀共工驩兜三苗而已不聞它有所殛竄流放也周公相周所殺戮致辟者管蔡武庚管蔡而已不聞它有所殺戮致辟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而不尚刑也不尚刑體天也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不尚刑昌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既衰判爲十二析爲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于秦而極焉商鞅倡之李斯和之趙高從臾之呂政力行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有腹誹之刑有督責之刑有相收司坐之刑有見知故縱之刑刑人半於道上而尸積於市成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熟謂刑不重奸慝不息也謂刑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不重紀綱不存也謂刑不重遠近不肅也故雖仁人之議刑寧過於重

雖仁君之用刑寧安於重往往以刑而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以刑而濟其怒以刑而繩其下甚者則以刑爲嬉而廣堂之上郡邑之間朝夕之所務無非刑者夫刑故聖人之所不廢也昔嘗以專造天下而後世柰何獨盡心焉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乎果無愧乎果無怨乎曰然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愈繁而犯者愈衆何歟曰古之刑用必得其當無罪有罪生死殊塗人心灼然知所好惡則安得不愛重其性命如泰山也後之刑用不得其當有罪無罪同歸于戮人心惛然莫知所趨舍則安得不輕視其死生猶朝暮也是故人之重性命於泰山而重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重故亦自重也人之輕死生於朝暮而輕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輕故亦自輕也夫不此之思而戾戾焉有疾視其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勝也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鞭撻而右桎梏使無辜之徒駢首接迹以就死豈刑期無刑之道哉孔子

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則人之善惡顧所以道之者何如耳又安用多殺爲且牛羊犬彘鷄豚魚鼈人資焉以養生者也其於人也異類聖人之殺之猶有所不忍也而用之必以禮焉殺之必以時焉何至爲民父母視其同類曾牛羊犬彘雞豚魚鼈之不若而忍於旦旦剿之刖之誅之夷之也雖能使人屏氣股慄不能自必其性命而於國脉亦已傷矣昔人有云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勢以刑張其亡也速故嬴秦以刑懼天下傳國二世成周刑措不用歷年八百自古有國者其於社稷之靈長則皆欲同周之曆其於刑之輕用則不免効秦之尤此吾每觀前史未嘗不嘆其何心也曰然則如之何而用刑曰明德義以訓之謹好尚以儀之旌善良以勸之申命令以救之而猶有不率不悛者焉於是擇其尤無賴者誅一以儆百是之謂張其勢以德不以刑用其刑以義不以勢

土偶對

貝廷臣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枓然而鳥鳶噪其顛入其戶則毒草翳然而虺蜴乎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闕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賈泝濤往來者必禱神皆答之如響百穀歲登無蝗螟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剪荊棘而宮室之或光怪夜見髣髴翕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於是者屨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於人豈盛衰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君何怪焉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介而扑者見於夢曰吾既辱子子何毀之過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為邑邑有令大而為郡郡有守其為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苟祿

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内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繫其
喜怒輿隙繇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僚之首不啻神之魁
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複壁而居月暫而黑白相混
耳塞而淄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
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地摭珠玉被錦繡且偃偃焉尸
居而鬼躁未始見德於人子奚不以詣吾者詣彼與萬金雖積
不救燃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
基圮而殃穴蟻其不爲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
者似矣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污安知其力足有
爲而時不可爲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稱於時一盧懷
慎耳張華裴頠禍至而不圖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同爲
土木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懼執政者不悅也故尼